



如是見

魏山祥

龍年臘月二十三了，正好是北方小年。北方大雪紛飛，鋪天蓋地，南方卻寒中帶暖。

今夜，下了點小雨，空氣卻顯得格外清新。趁着夜色朦朧，我帶着幾位在南沙創業的香港朋友，前往蕉門河畔，看看一年一度的南沙花市。

臨近年關，沿途早已掛滿了各種顏色的燈籠，有粉紅色的、金黃色的，也有藍色的、綠色的，還有紫色的，看起來是那麼的暖心、柔和、明亮。

路邊燈光璀璨、絢麗奪目，猶如一顆顆夜明珠鑲嵌在深邃的夜空。各種顏色的光線在空中交相輝映，折射出五彩斑斕的圖案，亦夢亦幻，漂亮極了。

高樓大廈、街頭巷尾、門前屋後張燈結綵，處處都散發濃濃的年味。疑似穿越北宋歐陽修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的意境。

一年一度的南沙花市正式啟動。歡樂喜慶、浪漫吉祥，充盈了整座城市，一切是那麼的美好和安詳。

春節前夕，親朋好友、兄弟姐妹、閨密知己，三五成群，結伴同行，逛花市、行花街，看花、買花、賞花和品花，這是嶺南過年前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我向香港朋友介紹，上世紀六十年代秦牧先生的散文《花城》一經發表，蜚聲海內外。每年羊城花市，萬人空巷。廣州民間常說「花城不看花，過年也白搭」「過年行花街，來年發得快」「家裏擺鮮花，順風又順水，開門做生意，雪銀白花花」，這些民俗寓意吉祥，也是很有道理的。

今日與朋友相約賞花品花，賞心悅目，怡然自樂，驅車前行，虎虎生風，很快便到了「南沙花市」牌坊。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鯢鵬圖南，築夢南沙」和「南沙揚帆迎新春，灣區築夢譜華章」兩幅巨大標語，在金黃色的燈光照射下熠熠生輝。

尤其是「圖南」二字，在大紅底色的映襯下，顯得格外耀眼，青春之我，青春之南沙，生機勃勃，精神煥發，築夢灣區，放飛夢想，彰顯南沙未來改革、創新和新質發展的雄心壯志。

「圖南」一詞，最早出自莊子的《內篇·逍遙遊》，其曰：「（鵬）背負青天……而後乃今將圖南。」

「圖南」之志，破局迸發，拔節生長，引領潮流。南沙乃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地，養天地之正氣，聚日月之精華。靈山蕉門水道、橫瀝沙灣水道和萬頃沙的洪奇瀝水道，三江在龍穴島匯合，聚人聚水聚財，龍穴島南沙港福地，融通四海，通達天下。該港區二〇二四年集裝箱吞吐量達到兩千萬標準箱（TEU），躋身國內單一港區年集裝箱吞吐量「2000+」前三榜單。

南沙，二十載筆路藍縷，櫛風沐雨，風雨兼程，圖南偉業，碩果纍纍。

南沙，粵港澳大灣區幾何中心，毗鄰港澳，向海而生，向海圖強。截至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在南沙創業就業的港澳人員有一萬多人，已建成十三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孵化港澳青創企業（項目）七百多個。

南沙，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以落實《南沙方案》為契機，大開發大建設大發展，譜寫中國式現代化南沙絢麗華章。

花市牌坊下方，熱鬧非凡，一群婀娜多姿妙齡盛裝女子，身着七彩漢服，伴隨着美妙的旋律，歡聲笑語、輕歌曼舞，迎接八方來客，送上新年祝福。

舉步前行，花街人潮洶湧，摩肩接踵。花海如潮，目不暇接，間中微風細雨，詩意更濃。單說蝴蝶蘭就有許多品種，紫色的、粉紅的、乳白的，葉片碧綠，花色絢麗，真的太美了。

旁邊一個檔口，擺滿了金黃色大花蕙蘭，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盡情綻放，一朵花比半個拳頭還要大，金光燦燦、美輪美奐，讓人嘖嘖不已。

不遠處大紅鮮艷的杜鵑花，競相綻放，花團錦簇，彷彿花的海洋。

更讓人驚奇的是有一處檔口售賣的海棠花，特別精緻，海棠樹造型奇特，小巧玲瓏，花徑上嬌嫩粉紅的花朵疏密相間，錯落有致，仙氣環繞，如詩如畫，宛如少女羞澀的臉和嬰兒粉嫩的肌膚，白裏透紅。

桃樹的枝條上掛滿了青翠欲滴的水珠，彷彿一縷煙雨，一樹花開，一束微光，觀此人間美景，桃花運來矣。

咔嚓、咔嚓，隨着手機拍攝花市的那一個個瞬間，大美南沙被定格了，我們的眼神也被美麗的花海凝固了。

乘興吾歸去，帶回一城花。

南沙，花市燈如畫

炸藕合

年夜飯，尤其母親最拿手也是每年都雷打不動出現在飯桌上的那盤炸藕合，至今每每念起，依然忍不住直嘸口水。

炸藕合所需食材主要是油、麵、藕、肉四樣，其中除了藕，其他三樣在當時都屬於典型的「稀」物。

除了朵頤解饞，那時候圍在母親身邊，看她瘦小的個子紮着圍裙麻利地從削藕皮、拌麵糊到入鍋炸製，而至最後藕合出鍋的整個製作過程也是一種享受。藕要選細均勻且圓潤光滑的那種九孔藕，去皮洗淨後，置於冷水中浸泡，母親說這樣吸足了水分，口感更鮮脆些。餡是精瘦肉，配以大葱、生薑剁碎後順時針攪拌。

接下來，就該切藕片夾製藕合了，切藕片可是個技術活，不但厚薄要均勻，而且每個藕片的底端是連刀的，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藕合外形的完整。拌麵糊更講究，母親用的是溫鹽水和麵，不能太稠也不可太稀，太稠，炸出來麵皮太厚，影響口感，而太稀又難以掛上，導致藕片肉餡外露，賣相全無。一切準備就緒，最後就是入鍋炸製了。

油溫不宜太高，七成即可，宜文火，莊稼秸稈類的毛柴最佳。母親說，毛柴火頭子軟，不至於炸糊。藕合炸好用笊籬撈出後，母親總要先晾一小會，然後再重新入鍋回炸一遍，這樣吃起來更酥脆可口，香而不膩。

剛出鍋的炸藕合，輕輕咬上一口，那肉餡的濃香伴着蓮藕的鮮脆瞬間便充盈了整個味蕾，實在妙不可言。除了趁熱吃，炸藕合還有一種細水長流的吃法，就是將晾涼的藕合一分四瓣，然後盛在碗裏上鍋燻透，淋上老醋、香油，再以青蒜苗或者香菜末點綴，便可盡情享用。這也是那個年代家裏招待來拜年的親戚時，很上得了台面兒的一道硬菜。

炸藕合之所以成為我們家年夜飯的招牌主打菜，而到今天它的這個「地位」依然無法撼動，除了好吃，還有母親所賦予它的特殊寓意。首先，母親說藕合的形狀是圓的，意指一團和氣；而「炸」字在老家也是「開」和「展」的意思，寓意好運展開；而且母親說，藕是蔬果中唯一帶孔且上下通氣的一個，象徵來年的光景通達順暢。正因為炸藕合承載了這些美好的期許，所以我們家每年的年夜飯都吃得很有儀式感。也終於明白了母親每年製作此物時，為什麼自始至終每一個環節都做得那麼一絲不苟。



▲炸藕合。資料圖片

過年的煙火味

在兒時的記憶裏，過年就是穿新衣、吃年糕、放鞭炮。大年初一，拿到了壓歲錢，男孩子們的首件事就是跑到街尾的雜貨舖，花兩毛錢買一掛鞭炮，然後拆開一粒一粒點着玩。

街頭巷尾，一群群孩子每人手執一根香，點着鞭炮，你朝我扔，我向你炸。爆炸聲此起彼伏，過年了。

記得上小學時，課本裏說到中國有四大發明。老師一說到發明火藥，我馬上舉手搶答：「鞭炮」。同學聞言，一陣哄堂大笑。鞭炮、煙花在中國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國的火藥發明者不是科學家，而是煉丹的道士。道士們為求長生不老而煉製丹藥，經過了千萬次實驗，最後導致了火藥的發明。相傳唐代武德年間，有個地方林間瘴氣瀰漫，不少人因此染病。一位名叫李暉的少年郎，聽長輩說過，爆竹可壯氣驅邪，故而大膽地在竹節上鑽一小孔，再把硝藥填入，用松油封口引燃。須臾間，一聲爆炸響徹叢林，煙霧消散之後，林間清香撲鼻，瘴氣消散，染病之人大癒。此後，李暉被奉為「花炮祖師」。在之後出現的煙花，就是由爆竹演變出來更具有欣賞性的節日煙火。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年在福州過年。吃完年夜飯，一家人扶老攜幼地到五一廣場看燃放煙花。八點半，隨着轟隆一聲炸聲，只見一團火焰直衝半空，接着在天上爆開一朵白花，像一輪太陽高掛天空。隨着「砰砰砰」不斷響起，一朵朵紅色、綠色、紫色、白色、橙色的煙花在天空交替爆開，瞬間將除夕的夜空裝飾成一個萬花筒。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大型煙

花表演。隨着一朵朵煙花的綻放，「啊啊啊」的讚嘆聲，成為人們開心的伴唱。

剛到香港時，有次夜間坐輪渡從紅磡到灣仔。在船上望去，香港島高樓林立，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在閃爍，山上住宅鱗次櫛比，滿山的燈火像繁星點點。那時我想，什麼時候在山上能有一盞屬於我的燈。後來，經過全家人五年的艱難奮鬥，省吃儉用，連兒子的壓歲錢都湊上，又找個朋友借了錢，我們終於在西灣河買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套住宅。記得買到新房的那年，我們一家人開心極了。那時，才能真正理解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意境。

那年過年時，我們買了不少吃食，特別買了兒子最愛吃的活蝦和「莎莉蛋糕」。我對兒子說，今天你放開肚子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是啊，為了買這間「陋室」，全家人節衣縮食整整熬了五年年頭。香港法例規定不讓燃放煙花鞭炮。吃過年夜飯，我們買了小蠟燭，一家人習地而坐，圍在一起，點起一團蠟燭，小小焰火發出點點閃光，但在我眼中，那年的煙火最為漂亮。

在古代詩人誦頌煙火的詩中，元代趙孟頫的《贈放煙火者》寫得精彩。他讚嘆巧奪天工的手工煙花，染得長夜如畫。一句「燦爛如星隕」，彷彿將時光倒退數百年，讓我們再次見到徹夜飛上雲天的繁花錦繡。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場煙火，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晚上的天安門焰火晚會。那晚，參加完慶回歸晚宴，我剛步出人民大會堂。突然，廣場上空焰火騰空四射，天空上頓時布滿一朵朵五彩六色的煙花，接着，細細的硝煙飄逸在頭上、臉上、手上，空氣中散發着濃濃的煙火味，那是過年的味道。

報喜的「弗萊馬勒大師」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凡跋涉於歐洲各大美術館的文藝復興展區，「天使報喜」（Annunciation，又名「受胎告知」）無疑是出鏡率最高的主題之一。這一表現大天使加布利爾來到凡間告知聖母瑪麗亞將受聖靈感孕誕下聖嬰耶穌基督的一幕，是文藝復興藝術家們最熱衷創作的題材。而此行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博物館中（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我終於看到了在早期尼德蘭藝術中最重要的一幅《天使報喜》。

在很多西方美術史書籍中，這幅《天使報喜》都被歸為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巨匠羅伯特·坎平（Robert Campin）之作。令我略感意外的是，畫作的尺幅遠比想像中的要小，且真跡旁的展簽上標註的作者是「弗萊馬勒大師」（Master of Flémalle），而在坎平的名字後面加了個問號。一位是有真名實姓的畫家，一位是有史料記載的大師，時至今日二人身份能否「合二為一」卻仍在西方學術界存在爭議。然而，這幅距今六個世紀的畫作在早期尼德蘭藝術中的地位確不容置疑。

儘管文藝復興各地大師們筆下的「天使報喜」由於遵循《聖經》原文而大同小異，但「弗萊馬勒大師」所繪的這幅在當時仍獨樹一幟。相比較同期活躍於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安傑利科修士（Fra Angelico）在稍晚繪製的數幅金碧輝煌的《天使報喜》，能夠明顯看出「弗萊馬勒大師」更早前完成的版本已經擺脫了華麗的國際哥德式風格。頭頂沒有了貼金箔的聲音，大天使加布利爾的金色羽翼也被更具自然主義的鳥狀翅膀所替代，二人的衣着更是樸實無華，畫中僅有的金色被畫家用一段取自《聖母頌》中的讚美詩勾勒在了長袍的邊緣——這也是「弗萊馬勒大師」的創新。儘管以佛羅倫斯安傑利科修士為代表的



▲「弗萊馬勒大師」（Master of Flémalle）作品《天使報喜》。作者供圖

《天使報喜》在貼金、壓紋等「製作」工藝上更為繁複，但同期的尼德蘭地區質樸的繪畫語言顯然已領先於同期的意大利，更契合文藝復興推崇的「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

然而「弗萊馬勒大師」此作最特殊之處在於，在其他同代作品中還將報喜的場景設定在教堂內部或門廊時，他卻將「天使報喜」這一聖潔的時刻安置在尼德蘭地區中產階級的世俗空間內，這在當時的藝術作品中是前無古人的存在。唯有到訪過安特衛普斯奈德斯之家、阿姆斯特丹倫勃朗故居等具有典型尼德蘭風格居所的經歷，才對報喜的房間有着身臨其境的體會。畫中出現的所有物品都有着裝飾以外的深層含義，比如畫中桌上繪有鳥類的印花馬約利卡花瓶（Majolica Vase）插着兩株白色的百合花象徵着聖母的聖潔與貞操；一旁的燭台和蠟燭分別代表聖母和基督，未點燃的細意指受孕已經發生；右側牆上的短柄笞帶則蘊涵對罪惡印記淨化之意……上述所有圖像細節除了凸顯出尼德蘭地區獨有的精緻，還符合尼德蘭藝術深藏隱喻的象徵性表現手法。此外，上下兩層的可閉合窗戶、地面上深淺對比的菱形拼接地磚、左側門外的空間縱深，似乎都預示着兩

個多世紀後維米爾的出現。腦補下維米爾著名的《繪畫藝術》和《音樂課》，似乎一切都有跡可循了。事實上，這幅《天使報喜》側面反映出無論是尼德蘭地區不久後還原真實生活場景的風俗畫、還是被賦予道德隱喻和世俗意義的靜物畫，均是從早期尼德蘭的宗教畫中衍生出來的。對世俗生活的紀實始終是專屬於尼德蘭人的傳統，即便是在席捲歐洲的宗教改革之前。

「弗萊馬勒大師」的《天使報喜》完成於一四一五至二五年。假設此作一四二五年完成，今年恰好六百年整。半個世紀後的一四七二年，達·芬奇完成了他那幅《天使報喜》。前者在室內樸素地報喜，後者在室外頭頂光環告知，除了對科學的線性透視法和空氣透視法的運用，達·芬奇版本在繪畫技法上實則並未超越「弗萊馬勒大師」。他究竟和羅伯特·坎平是不是同一個人，至今仍能蓋棺論定。但他卓越的藝術成就，以及其工坊中走出了羅傑爾·凡·德·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和雅克·達雷（Jacques Daret）兩位尼德蘭巨匠的事實，則讓他永遠和同期身為油畫先驅的揚·凡·艾克一樣，作為弗拉芒原始派中開山立派的宗師而存在。

巡遊花車亮相



市井萬象

一月二十七日，即將在農曆乙巳蛇年初一晚間在香港街頭進行巡遊的花車向媒體預覽亮相，喜慶氛圍初現端倪。

中新社